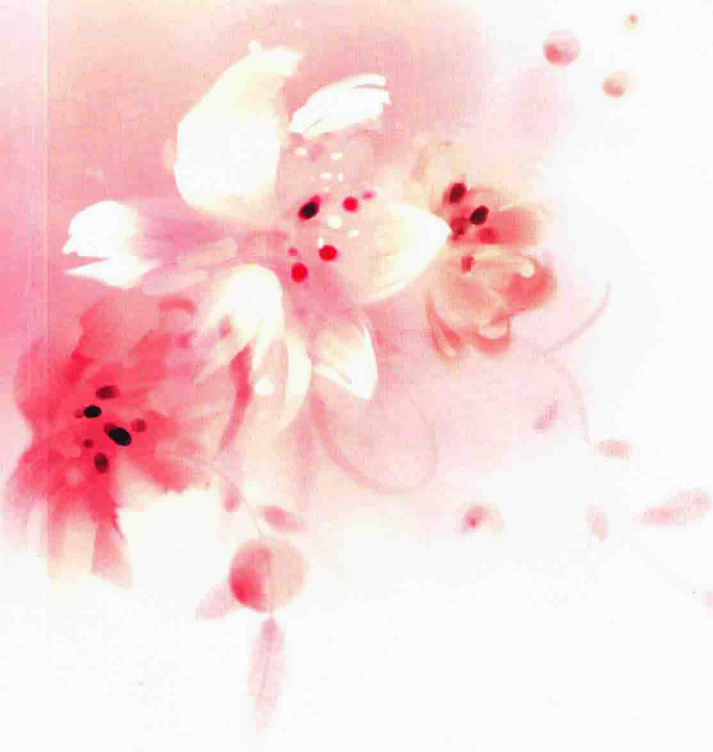




桃花劫

周碧华
著

ZHOUBIHUA
ZHU

长篇
都市情感
小说

云层中，杨小白的思绪也如那翻滚的云。当初委身于他后，年龄的悬殊曾使她觉得很尴尬，可是从雨果等世界无数名人轶事来看，恰恰是年龄悬殊的人创造了无数的美谈，试问有几对年龄相当的男女在史上留下了美丽的故事呢？杨小白知道，这是自己寻找心理安慰，不管怎样，她和他都是有家室的人，是见不得光的，就像这飞机，只能在云层之上飞行，一旦降落在大地上，便纹丝不动了。



团结出版社

桃花劫

周碧华
著

ZHOUBIHUA
ZHU

长篇
都市情感
小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桃花劫 / 周碧华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7-5126-4043-6

I. ①桃…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4582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京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70mm×24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38千字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6-4043-6
定 价	42.00元



目 录

CONTENTS

- 001 / 第一章 少女的桃花论
- 021 / 第二章 眼皮儿跳了
- 042 / 第三章 奇怪的病人
- 068 / 第四章 乡村的夜也暧昧
- 081 / 第五章 心灵也是可以按摩的
- 106 / 第六章 想找副肩膀靠一靠
- 122 / 第七章 父母进城了
- 140 / 第八章 皮带扣遗落后
- 167 / 第九章 有些事是可以装的
- 182 / 第十章 旧病复发了
- 200 / 第十一章 工程那些事儿
- 218 / 第十二章 晴天炸响个惊雷
- 234 / 第十三章 纸没包住火

第一章 少女的桃花论

1

很多年后，杨小白不敢轻易面对桃花。在她看来，女人与花朵一定有着某种神秘的关联，一朵花也许会让女人心花怒放，也许会让女人黯然神伤。

她在得出这种感悟之前，曾经面对着一树的桃花，那桃花的红，像是从她生命中抽取的颜色。

是三月，江南的春早就跃上了桃树的枝头，粒粒桃蕾从看似枯了一冬的枝条上冒出来，性急得索性绽开了。

没料想，一场寒潮袭来，就像美人遭受了惨烈的摧残，一地落红。

杨小白穿着米黄色风衣，面对落红，在桃河边伫立。

13岁的时候，杨小白就有过这样一次伫立，那是一次放学后，老师布置了家庭作业，要写一篇作文。她就那样无意中伫立于一棵桃树前了，她望着满树恣意绽放的桃花，笑容却凝结在脸上，她摘下一朵桃花，摊在手上，反复凝视，吃晚饭的时候她仍闷闷不乐，那朵桃花就摆在饭桌上。母亲催她，快吃呀。而杨小白的眼前，那朵桃花一会儿暗了，一会儿像燃烧的火。母亲就一手拂掉桃花，说你怕是成了花痴哟，好多花偏喜欢桃花干什么呢，桃花太妖冶。杨小白就拿眼瞟了母亲一下，不说话。母亲哪里知道，13岁的女儿，一树桃花触动了她少女最初的感伤。当晚，杨小白写下了作文《生命》，以13岁少女的视角，阐释了对生命的理解。

那个乡中学的语文老师批阅杨小白的这篇作文时，反正是惊呆了，她在食堂里将杨小白的一段文章念给其他老师听时，有几个老师笑喷



了饭，都说“少年不识愁滋味”，莫非是抄袭的？

语文老师便将杨小白叫到房里问话，是你自己写的么？

当然呀。杨小白的眸子里，黑瞳仁深不见底，白色的部分带点青色，黑瞳仁更加显得纯正，不含一点杂质。当时，杨小白从老师含着疑问的眼神里，感到受了侮辱，小小的胸不由得起伏起来，也许是她深不见底的黑瞳仁，老师的目光闪躲开了。

实话实说，24岁的女老师还不曾有过这样深刻的思想，她从杨小白的黑瞳仁里看到了未经一丝污染的心灵，泪几乎要夺眶而出，便怜爱地将杨小白揽在怀中，说，学会思考是对的，但这样的思考千万使不得！

我的思考不对么？杨小白抬起头，怯怯地问，她担心老师叫她重写。

老师再一次面对眼前这个小女孩深不见底的黑瞳仁，摇了摇头，也不是不对，反正……反正女人一生确实有花季，也有凋零的时候。

只有女人才有花季？那么女孩呢？

老师用手指头点了下杨小白的额头，你这小脑袋里都装着什么呀，这么说吧，女孩是女人的一个阶段，女人都曾是女孩，而女孩一定会成为女人。

13岁的杨小白没有从老师的嘴里得到准确的答案，一路疑惑地回了家。

回到家，吃饭的时候，杨小白又想起老师关于女孩与女人的问题，母亲见她心神不宁，用筷子敲了敲碗边，别让鱼刺卡着喉咙了！

杨小白抬起头，扑闪着她的长睫毛，妈，什么叫女孩，什么叫女人？

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

不是，老师提了下，却没给我答案。

这太简单了，没结婚的就叫女孩，结婚了的就叫女人！

母亲这么快就回答出来了，为什么老师把这么个简单的问题弄得那么复杂呢？杨小白说，那老师还和我一样是女孩？她只有男朋友，没有结婚。

噢，那就不一定是女孩了。

为什么，你刚才不是说没结婚的就是女孩么？

母亲的脸陡地红了，用筷子指着女儿的脸说，你真是个精怪，这个问题叫我怎么告诉你呢？

有什么不能说的？噢，我懂了，你的意思是老师有了男朋友，他们可能睡在一起了，就不是女孩了。

杨小白的脑袋挨了母亲轻轻一掌，你要好好读书，别老想这些歪东西！

母女俩正这么讨论着，老师来家访了，老师见杨小白心事重重地离开学校，放心不下。老师将杨小白的母亲拉到一边，悄悄对她说，你的孩子早熟，请平时多留心观察。

杨小白的母亲一脸纳闷，说不可能吧，我15岁才来月经，女儿的月经来这么早？

老师哭笑不得，说不是指月经，是指心理早熟，便把杨小白的作文递给她看，于是，杨小白的母亲便读到了如下一段令她心惊的话：

桃花多艳丽呀，人们都把赞美的词献给了她最美的时候。女人又何尝不是花呢，但女人最美的时候是少女时代吧，等到了一定年纪，色淡了，也就得不到世人的重视了。我要在生命之花最美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让人们的心底里留存的永远是最美的形象，而不是到凋零时那么令人同情……

杨小白的母亲抬起头问老师，你是不是说这段话里有自杀的动机？

正是正是，所以我特地来家访，防患于未然啦，现在的独生子女，别看有吃有穿，心里孤独得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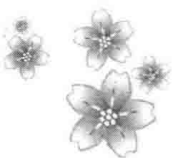
不会吧，也许是她为了完成作业写着玩的，活着不好么，才13岁就活腻了？乡下这么多老人一辈子吃苦，也还不是天天为了一口饭而操劳着？村头的罗婆婆脊椎弯了，她几乎是头贴着地在行走，也还不是顽强地活着？

唉，不能那么比，有的人有思想，有的人没有思想。

这么说，有思想的人把命不当回事？没有思想的人反而珍惜生命？

老师明白了才13岁的杨小白为何会写出那样的文章，看看她母亲这一连串地问就知道了。

老师离开杨小白家时，还是反复叮嘱道：小心为好。



有好长一段时间杨小白的母亲是陪着女儿睡的，她没想到女儿小小的年纪会生出如此古怪的思想。而杨小白说，我不过是触景生情嘛。

现在，杨小白面对的就是她在13岁时就不愿面对的景象。

桃河的水还没有生动起来，残留着冬天僵硬的表情。杨小白的脸色也有些僵硬。她的背后，是这座忽然变得陌生了的城市，那幢幢高楼里的扇扇窗子，是无数双冷冷的眼？杨小白禁不住哆嗦了一下。

她是特地躲到河边来的，只有河边还算宁静，城里，似乎每一只汽车灯泡都盯着她。可是，宁静中遭遇桃花林里的惨象，她的心从未有过如此的凄凉！

别的城市要么牡丹要么桂花，这座城市偏偏栽满了桃树。每到初春，罗湖看上去无比艳丽。可属于桃花的春天太短暂了，没有比遭遇寒潮的桃花更命薄的花朵了，一地落红，我就是这零落成泥的桃花。

桃河边，杨小白将自己与桃花联系在一起，仿佛有无数双脚正朝自己踩过来，踩，直到踩成粉红的泥……

泪便从杨小白的眼角渗出，沿着脸颊流下来。那感觉就像有蚂蚁在脸上爬，不，像是谁的手指在轻轻滑过。

杨小白下意识地捂紧了脸颊，那个男人，那个改变了她人生的男人，就曾这样用他粗壮的手指一次次温柔地滑过。每当那粗壮的手指在她身体其他部位滑过时，她是任由身体上的一万个毛孔在吸收那种快感，但当那粗壮的手指在她脸颊上滑过时，她习惯捉住它，轻轻地捏，仿佛要从它的纹路里体味出他与众不同的感觉。

除非没有经历，经历了，便刻在生命的年轮里了。特别是女人。男人，即使经历无数的女人，究竟有几个能让他刻骨铭心？如果能刻骨铭心，又何必经历那么多？也许，女人在某些男人的生命里，本来真如一件衣裳，可以随时脱掉？而女人不同，当一个男人走进她的世界，便不会只是一个匆匆过客，哪怕有些男人是力图忘却的，事实证明，女人做不到。也许，这就是男人与女人最大的差别？有一次，杨小白在卫校的室友找她哭诉，她忍受不了老公的暴力，不得不离了。可是在离了的日子，前夫三天两头来要求同床，她总是拒绝不了。杨小白当时就在心里想到一个词：贱。现在才终于明白，女人对于男人的依附，不是一个贱字能解释清楚的。

眼前的河面便模糊了，像有一层雾在笼罩，一会儿淡，一会儿浓，在浓与淡中，那个男人巨大的面孔充斥着她所有的视线。这张面孔甚至不停地变换着形状，圆形，多边形，庄严的表情，色色的表情……她眨巴着眼，试图将那影像从眼前挤掉，但是，那面孔竟是如此深刻，成了她瞳仁里的一层膜。

杨小白明白，只有自己的双眼彻底闭上了，那个男人才会消失。

2

10天前，杨小白从欧洲旅游归来没有直接回罗湖区，在法国起飞前就约定与他在省城见面。杨小白到省城后入住华泰宾馆，然后给他发了条短信，他回道：明白，等着。

这次在法国，她替他了却了一件心愿，他说到过法国，却没去过雨果故居，希望她去看看，回来谈谈感受。她知道，他爱好文学，崇拜这个19世纪的大文豪。杨小白在法国旅游时，便向导游请了假，抽空去了雨果故居。从巴士底广场地铁站出来，沿圣安图万路一直前行，便到了雨果故居——孚日广场6号。好幽静！这是她当时的感受。

当她来到雨果故居二楼的一个展厅里，就仿佛置身于国内哪家旧式豪门，映入眼帘的全是中国的陶瓷、佛像、漆画、木雕……更令杨小白惊叹的是，雨果一生未到过中国，却凭他对中国的热爱与想象，创作了整整一组“中国题材画”。画前有简介，英法文字，杨小白识不了，正好看到一对长着东方面孔的游客也在欣赏这组画，是日本人呢还是中国人呢，她试探着问：请问你们是中国人的吗？那一对游客点点头。杨小白便红着脸说，我不识外文，能不能帮我解释下这组画的说明文字。那对游客中的女人告诉她，这是雨果专门为他的情人朱丽叶创作的，为的是让朱丽叶开心。

杨小白便明白了他为何要借她的眼睛看看这里。参观完后，她特地发了条短信：谁是你的朱丽叶？

他回复道：你说呢？

杨小白知道自己那一问是多余的，就如同相恋中的女孩子总是问男孩“你爱我么”一样，女性需要的是一种回答，这种回答能胜过一



切爱抚，让心田里溢满幸福感。唉，女人啦，在情爱面前总是显得比男人理想化浪漫化多了，而男人，要么用嘴直接堵上那张询问的柔唇，要么就像他一样，你说呢？回答了，却又像没有回答一样！

在返回的飞机上，邻座是一个中年女子，颇有气质，当然也颇有丰韵，这女子捧着一本书阅读着，却时不时合上书本，发一会儿呆。杨小白悄悄瞟过几次，那女子的书中夹着一个男人的照片，把男人的照片当书签，那个男人一定在这个女子的生命中占有重要位置，这引起了杨小白的好奇，她判断，那男人并非那女子的老公。

旅程有十来个小时，有些难熬，杨小白趁那女子发呆的时候就主动搭讪，您看累了么，让我读读吧。

谁知那女子忽地把书抱紧，拥在胸前，就像拥着一个人一样。

杨小白就微微笑了，那女子的脸就红了。

这也是个有故事的女人，杨小白就想。

忽然，那女子对杨小白说，这本书其实不太好看，故事一点也不精彩，纯粹是作家瞎编。杨小白就把话接上去了，大姐，你的鉴赏水平很高呀。

那倒不一定。

那就是你的故事比这更精彩。杨小白狡黠一笑。

我就知道你很好奇，唉，反正萍水相逢，我也不瞒你。那女人说着展开书页，露出了那张照片，他是我一生的爱人。

杨小白就改口叫姐，姐，他是你的蓝颜吧？

妹子你很聪明，是的，他是我大学时的老师，我是读大三时爱上他的，他是海归，而我却一心向往着出国，毕业时，我考取了公费留学生，劝他一起走，而他执意留在国内，实现他的人生理想。我们就这样分手了，可是我在国外生活 20 年，却越来越放不下他，每年我都会回中国看他一次……

他愿意见？杨小白插话道。

第一次不愿意见，我永远记得我告别长沙的前夜，我在他窗前站了一个多小时，我就默默地读他备课时映在窗纸上的影子，泪水一次次地从我眼里滚落。我回法国后，却收到了他的邮件，他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站在他的窗外。我的心就像触电一样，这是心灵感应呀。

于是，第二年我又在相同的时间迫不及待地去看他，从此，他接纳了我，岳麓山成了我们重温旧梦的地方，人到中年，才知道对方其实很重要，只是人生中有许多不可确定的因素改变了这一切。我们每年的约会，我觉得我们依然是在初恋时代，这种感觉很好。

你们没考虑旧梦重圆么？杨小白问。

这不是圆了旧梦么？我懂了，你指的是婚姻。

杨小白点了点头。

婚姻不就是一张纸么？那是约束俗人的。如果当年我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也许还不会有若干年后如此的珍惜。

你们真幸福，杨小白有些妒意地说。

谢谢，那女人脸上的红晕更深了，显然，她陶醉在刚才的回忆中了。

杨小白不再说话，把目光投向舷窗外，云层中，杨小白的思绪也如那翻滚的云。当初委身于他后，年龄的悬殊曾使她觉得很尴尬，可是从雨果等世界无数名人轶事来看，恰恰是年龄悬殊的人创造了无数的美谈，试问有几对年龄相当的男女在史上留下了美丽的故事呢？杨小白知道，这是自己寻找心理安慰，不管怎样，她和他都是有家室的人，是见不得光的，就像这飞机，只能在云层之上飞行，一旦降落在大地上，便纹丝不动了。她注视着舷窗外，云层之上，天蓝得格外寂寞，没有飞鸟，没有污染，没有楼群，只有寂寞。见不得光的人们，只有在这样的空间里才是自由的，无牵无碍……

到了省城，杨小白打算与他好好聊聊雨果与朱丽叶的故事，她习惯了等，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她上街来到一家美容美发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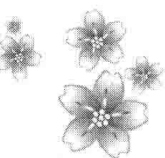
哟，这位美女，您的气质太好啦，今天奉献我的手艺绝对让您满意。

杨小白刚推开店子的玻璃门，头发染得黄黄的发型师就迎了上来。

虽然 30 岁了，听到帅哥叫她美女，杨小白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坐在镜子前，虽然旅途有些劳累，但瓜子脸上依然容光焕发。特别是那对酒窝，这是杨小白最感谢父母恩赐的部位。

美女做个什么发型呢？

来个离子烫吧，我的头发很浓密，尽量整得飘逸些。



明白，美女。发型师对着镜子里的杨小白左瞧瞧右瞧瞧，然后用层次剪法，使头发变得稍稍稀薄些。在用夹板拉头发之前，先喷上防热的护发品，分区域从最底层往上拉，一次拉完。

杨小白心想，这小伙子手艺还真不错。

发型整好后，发型师为杨小白按摩颈肩部位，那手一使劲，杨小白才知道或许患有肩周炎了，她的反应立即传导给了发型师，小伙子用力轻了些，柔柔的，很体贴。杨小白闭着眼，尽情地享受着。眼前便出现他了，在那农庄里，自己也曾这样无数次给他按摩……

从美容店出来时，省城已华灯初上了。杨小白掏出手机，翻看短信，没有他发的新信息，看来，他肯定一时脱不开身，晚餐自己凑合着用吧，还是在房间里等他。

她来到浴室，给澡盆放满了水，将丰腴的自己放了进去。一遍一遍，她轻拂着泡沫，让泡沫在自己的胴体上滑过，在这个时候，只有泡沫代替他黏附在自己身上。她想起好多次与他一起洗浴的情景，他们就让泡沫淹着身体，每当有个亲热的动作，泡沫就迅速从身体上撤退，于是在水中又形成新的泡沫，然后又给他浇上，给自己浇上。真希望他现在就按响门铃，自己用香喷喷的身体迎接他……洗完澡，杨小白穿上淡蓝色睡衣，洒上从巴黎买回来的香奈尔5号香水，整个房间便弥漫着醉人的浪漫气息了。

躺在床上，打开湖南卫视，正在播电视剧《青瓷》，王志文主演的，高速公路收费员江小璐这时正在给王志文扮演的张仲平打电话，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对我这么体贴入微呢，让我离不开你，依赖你，你好狠心……张仲平在手机里聆听江小璐的倾诉时，小女孩曾真就在身边，而且张仲平故意让曾真听到江小璐的倾诉。已经爱上张仲平的曾真问，你究竟对她做过什么？张仲平说，我没做过什么呀，真是莫名其妙。杨小白看到这里，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似的不知是什么滋味，觉得女人真是可怜，张仲平也许只是为了心中的愧疚而照顾江小璐母女，江小璐却把这种关心当做了爱。曾真明知张仲平有家室，也知道有个江小璐在爱着张仲平，却不管不顾，唉，男人们难道是心魔？一旦占据了女人的心，便能收放自如，牢牢地控制着女人的情感？杨小白的脑海里便开始放电影，一遍一遍地重现她和他的一切场景。

香水的气味渐渐淡下去的时候，杨小白还没有等到他，这时已是子夜，先前发过几条短信追问也不见回信，她担心他身边有人，一直没有拨打他的电话。

但她实在有些焦急了，便拨打了他们专门联络的一个号码：您拨的用户已关机。

杨小白糊涂了，也许手机没电了？于是又拨打他工作用的手机，也是关机！

这个夜晚，杨小白做了无数种猜测，一夜未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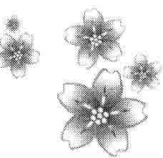
3

次日上午9点多了，杨小白仍迟迟不肯起床，她期待着门铃声突然响起。眼皮儿不停地跳，早跳祸晚跳喜，她的心里掠过一片阴云。

尽管他说过生意很忙，自从与她相好后，还从未爽约过。可是，右边那只耳朵似乎一夜间都延长了许多，门铃声依然没有响起。难道在自己出国的这段时间里，他又有了新欢？一个个有可能接近他的女性面孔在眼前闪现，但又一一被她否定。她盯着墙上安格尔的《泉》发愣，那年轻的裸女拿着壶罐让水倒出来，显得多么恬静、抒情和纯洁。看到裸女美丽柔缓的曲线，杨小白不由自主地想到自己，这一夜，也算是幅空空悬挂的画了。她把另一只枕头紧紧搂在怀里，身体蜷缩着，似乎只有这样，才有些踏实，才有一种拥有的感觉，即使是只枕头！以前曾笑话过单位的一个小女孩，小女孩总要抱着一只大布娃娃才睡得着，看来，女人的怀抱，确实不能空着。

抱着枕头的杨小白越来越怅然，他和她曾经有过约定，他约她，必须招之即来；她约他，只要回复了就一定赴约。当时约定时，杨小白撒娇说，太不公平了，你约我我必须招之即来，那我不成了应召女郎了么。他说这个形容一点也不贴切，你之所以必须接受，是因为男人是地球，女人是月亮，地球和月亮总是有从属关系的！杨小白就不再与他争论，谁叫他是地球自己是一轮月亮呢，月亮只能绕着地球转。可是现在她约他，他也回复了，却为何爽约？

杨小白越想越烦躁，她终于拨打了他的号码，但是关机！



这就奇怪了，杨小白从床上弹起，呆坐着，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

太阳老高了，她终于依依不舍告别那张暧昧的床，开始洗漱。一夜间，眼眶竟然有些发青了。杨小白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为一夜的等待用一声长长的叹息做结。

罗湖区到省城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杨小白打了出租车公司的电话，租了一辆车。

杨小白在宾馆前等待出租车时，一个卖报的突然叫道：看报看报，《大众早报》，罗湖区亿万富翁牛生根坠楼！

仿佛被电击一般，杨小白浑身一颤，她怀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出了毛病，就在她回头朝卖报人瞧去的时候，卖报人迅速地将一份报纸塞到了她手中。杨小白木然地接着报纸，没有反应。

小姐，一块钱。卖报人等着杨小白付钱。

卖报人一连说了三次，杨小白才如梦初醒，匆匆搜出5元钱塞给卖报人。

这时，司机将车吱的一声停在了她身边，美女，是你要车么？

杨小白木然地点了点头。

司机接过了杨小白手中的行李。杨小白机械地移动步子，很不灵活地将自己塞进了车内。

小姐，找你4元钱！

卖报人的话杨小白当然听不到了。

美女，是不是太累了？

噢，不是，从昨晚到现在还没吃什么东西呢。杨小白终于回过神来，她意识到不能被司机觉察到什么。

那是不是找家店子先吃点？司机将车减速。

噢，不用，等会回罗湖了再吃，好想家乡的米粉。

杨小白坐在后座，她轻轻地展开了那张报纸，那报纸都快被她捏出汗来了。

标题是粗黑字体，就像乌鸦在那里扇动着翅膀。

他一个大男人，怎么会不小心坠楼呢？不对，如今的媒体他娘的特谨慎，就是别人跳楼，也说坠楼的，可是，他有什么想不通的呢？

100 多种假设与推断挤入杨小白的脑子里，脑袋都快涨破了。

忽然，杨小白回忆起了一次两人间的对话，那是在狐仙岛上，一个冷冷的中秋夜。岛在湖的中央，那个中秋有雨，所以没有人去湖边看月，只有他俩，好不容易找到船家，将他们渡到岛上。岛上黑乎乎的，只有一片野树林在风中呜咽。杨小白有些害怕，紧紧地缠着他的胳膊问道，你怎么带我到这里来呢？他说，这个世界虽说很大，却容不下你和我，到处都像有眼睛盯着我们，只有在这里，连鸟都没有一只。杨小白说，可是，终究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还得回到现实中去。他便叹了一口气，是呀，如果有来生，我就只与你一个人过逍遥日子。当时，杨小白心头一暖，有些伤感地说，那就等来世吧。他说，也许不需要等，只要愿意，来世很容易。当时，杨小白看不到他的脸，但感觉他这句话阴森可怕，如今忽然想起他那句话，难道他早已产生离世的念头？可是为什么呢？

到了罗湖入城口，杨小白叫司机先将车开到父母家，走阳春路再转滨河路。

这么走绕了很多路呀，应该走蚂蟥路再转滨河路，司机对着导航仪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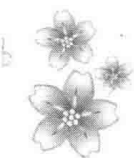
这个司机又如何知道杨小白此刻的心情呢，杨小白选择的是一条较偏的路，她希望尽量不要遇到熟悉的人，即使自己是躲在车内的，而且那蚂蟥路现在听起来感觉浑身像有蚂蟥在爬一样，蚂蟥一旦钻进人的毛孔，就很难拂掉。

正应了那句话，人若倒霉睡觉都摔跟头，平时这条较偏的路，今天却偏偏遇到了堵车！司机将喇叭快按破，但车前不能前，退不能退。杨小白对司机说，你到前面看看是什么情况？

司机一会儿回到车上说，是城管和人打上了，一个老太婆炸油饼的摊子被城管砸了，几个中学生路过打抱不平，将城管队员打伤了，那人正躺在地上哩，全是看热闹的人。

城管被中学生打伤？那这真是新闻了，唉，但愿媒体来之前，车能过去，不然等会儿围观的人会越来越多。

美女，你说这社会怎么了？老太婆自食其力炸油饼，方便消费者，但城管要去砸干什么呢？



足足等了半小时，围观的人才渐渐散去，杨小白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到了父母家，杨小白给司机付了车费，从车后备厢里将一些补品拿出来，孝敬给双亲。母亲就一把拉住了她的双手，对着她的脸瞧起来。谁能躲过母亲的眼睛呢？杨小白的目光不自觉地避开母亲的目光。

小白，怎么脸色不好呢，是不是外国的饭不好吃？

不是的妈，是坐飞机累了。

那你先歇歇，我炖老母鸡汤给你喝。

不用了妈，我先回家休息，改天再来吧。

哈哈我知道我知道，还是老公亲些，也好，你们都分别 20 多天了。

杨小白唯恐母亲看出她的心理变化，匆忙离开了父母的家。

虽然只离开家 20 来天，杨小白推开自家门时，竟觉得有些陌生，她站在门口，没有一下踏进去，而是像来到了一处陌生的地方，先打量一番。是的，电器家具静静地立着，就是缺少一种气味，看样子老公泡在公司里，很少回家。

便忽然觉得这个家有点像旅馆，在外的时间多，在这里反倒是偶尔相聚。有一次黄昏时，杨小白的车在十字路口等红绿灯，她从车窗外看去，边道上一个中年男人满头大汗地拉着一车破烂，他的妻子在后面用力推着，尽量让自己的男人省力。这时那男人停下来，显然有些累了。那女人走上前，用毛巾给他擦汗，夫妻的脸上都洋溢着满足的笑容，也许今天收获很丰厚吧——在他们眼里，这一车破烂足够维持几天的生计了。杨小白的思绪当时就乱了，有多少富贵人家的夫妻这样相伴相守过呢？有多少夫妻坐在各自的小车里，在城市的不同方位奔来奔去，回到属于自己的“家”，顿感冷清，杨小白曾一遍遍问过自己，天下有多少人像她一样有过这种感受呢？

金灿灿的家也许不觉温馨，粗茶淡饭也许很有滋味。杨小白看着离开了 20 来天的家，摇了摇头。

也顾不得打扫卫生了，杨小白马马虎虎洗了下脸，便蒙着被子睡下了——此时，她的身子就像没了骨头，软绵绵的，脑袋也晕晕的，她真想大睡一场，让思维暂时停止。

可是，头蒙在被子里，头脑却格外清醒了。牛生根从楼上坠落的样子不停地闯入脑海，而且跳楼的那一瞬间，牛生根朝她住的方向望着。杨小白看到了那双熟悉的眼睛，只是眼神无光……

脑袋就似乎要炸开了一般，疼痛难忍。杨小白的眼前一会儿又出现了高速公路上《大众早报》的发行车队，那车比任何一天的速度都快，从省城直奔罗湖区而来。中午前报纸应到了罗湖吧，正在流向各报刊摊点吧，市民正在传阅吧……

可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杨小白试图安慰自己，可是不能，她有一种直觉，一系列哲言涌入脑海：无风不起浪、纸是包不住火的、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杨小白不知什么时候迷糊着睡去了。一座桥好宽，桥面有些坑坑洼洼，走在上面跌跌撞撞的。桥的那头是芳草萋萋的河滩，似乎还有牛，还有偶尔从草丛中抬起头的鹿。好美呀，一定要去看看那些鹿，她小心地走着，桥突然断了，她掉了下去……

醒来已一身汗水，心咚咚地跳，这个梦预示着什么呢？杨小白打开手机，用百度查解梦软件“周公解梦”，输入梦中的主题词，手机上显示：做梦梦见桥断了表示事业会遇到障碍，具体情况会是近期因人事关系上的与人交恶而导致目前正在做的事情不成功。

这个噩梦便让杨小白明白了，她的人生终于遇到了一道难以跨过的坎。

这时听到了开门的声音，老公刘海回家了。杨小白才意识到夜已很深了。

咦，小白回来了？怎么不提前打个电话呢？老公感到有些意外。还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嘛。杨小白话说出口，自己都觉得有些肉麻。老公拉亮了灯，就看见妻子很艰难地挤出了笑容。

刘海礼貌性地俯下身去，吻了吻杨小白的额头。你等等，我去洗个澡，就直奔卫生间去了。

夫妻间说洗澡是个暗示性很强的词儿，直接说就是床战的前奏，可杨小白没有被这暗示性词语激起一点生理或心理上的反应。卫生间淋浴水龙头响起激荡的声音，杨小白的眼前却全是牛生根的身体，这影像就是驱不散，即使用双手使劲捂住脸也不行。